



外婆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传统女性。

她从小失去父母，寄人篱下，吃百家饭长大；她目不识丁，小学毕业后就下地插秧、耕种劳作；她裹过小脚，直到结婚生子后才穿上正常的鞋子。从前，她依靠在乡村小学当老师的丈夫和地里的庄稼艰难度日，如今她的子女都出人头地，她靠着儿女的补贴和外公的退休金，日子过得还不错。

外婆的一生都依靠着别人，即使外公和儿女们并不介意，认为照顾她是应尽的责任，但是察言观色的习惯和那种不自觉讨好别人的姿态，已经伴随她一辈子了。

上个周末我回了趟家，特地去探望刚过完84岁生日的外婆。我叩了叩门，半晌，门开了，外婆见我，马上把我让进门后，弯腰就要从鞋柜里拿鞋，我连忙伸手拦住自己动手。外婆的手却一刻不能停



当秋天第一缕风吹进小院的屋檐时，奶奶扯着嗓子大声吆喝：“芳囡，扯花生生了。”这幕记忆早已镌刻在我记忆深处。时光流转，晚夏的余热再次渗透在心房，我漫步在河堤，想起了奶奶的“秋”花生，颗粒饱满似团着笑脸的娃娃。

记得那时小院后房有一片池塘，后来填上土，奶奶把连着菜园那块地的四周栽种了木槿，每年在地里种上花生，在秋收季节，奶奶像变戏法一样，用花生作为食材，做出很多种吃法，后来我戏称这是奶奶独制的“秋”花生。

又是一个大早，听得院里的动静，我掀开薄被，推开房门，瞧见奶奶的背篓放着两把小镐头、小木凳，肩上扛着一把铁锹，她笑吟吟地瞅着我：“走，小跟班，趁



前几天我回老家看望父母，做了几个小菜，和他们一起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饭。饭后，我洗碗，母亲擦桌子，父亲倒垃圾。

我原本想着这么热的天，父亲应该不会出门了，还想着一会要和他说说贴心话。结果父亲倒完垃圾，讪笑着走到我身边，看了看他的表，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：“下午我和别人约好了，要去做客，顺便看看朋友自己种的黑皮西瓜和水蜜桃，可能要回来晚了，不能送你到晒谷场了。”

我问父亲准备去哪里看？要不要开车送他？父亲整了整衣服领子说：“不用，我还有别人一起，我们几个坐公交车

外婆的“讨好”人生

歇，迅速地把我的防晒服、背包和带来的水果整理好，一股脑儿都放进了卧室。

进屋后，她局促地站在我身边，双手不自然地来回搓着，一边观察着我最近的变化，一边想找些话题。可是能说些什么呢？代沟横亘在我们之间，让我觉得此刻有些尴尬。我们简单唠了些家常，她便急匆匆地端上水果，然后扎进厨房烧菜去了。

外婆烧菜的手艺真是一绝，饭后我坐在沙发上消食。过了一会儿，外婆轻轻地坐到我旁边，小心翼翼地将手机递过来，略有紧张地问道：“外孙女，您看我这手机出啥问题了？”不知是全国扫盲运动的时候只教了“您”这个字，还是她觉得对谁都要“恭恭敬敬”，外婆对她的儿女，甚至是我们这些小辈，总是称呼为“您”。每次听她这样讲，我都觉得特别刺耳，看着她手机上超大号的字体，我既心疼又无奈。“照片太多、内存满了而已，删点就好了。”我将手机还给外婆。

外婆双手接过，说：“谢谢您。”然后开心地翻看着照片。我不忍心看着外婆探着脖子，一只手扶着老花镜一只手滑动

屏幕的样子，悄悄别过脸去。

外婆没有长辈的架子，从里到外透露着小心和谨慎。她的一生都在“讨好”中度过。我试图给她传递新思想，告诉她一个人最应该讨好和取悦的是自己，但这对于一个出生于旧社会的耄耋老人来说实在困难。面对眼前的外婆，我竟想不出一个对她来说更好的活法。

时代发展得越快，外婆越有一种被甩掉的惶恐，她不得不更加努力地“讨好”身边的人。这更像是一种无声的乞求，乞求她依靠的人不要将她扔在这个看不懂的世界里。想到这里，我心疼地抱了抱外婆，她显然接受不了这种爱意的表达，欣喜和窘迫交织成一个奇怪的表情。我想了想，轻声说：“外婆，您做的腌菜最好吃，下周我回来，您教我好不好？”她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，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围裙边，嘴角慢慢扬起一个不再讨好的笑容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她这一生的讨好，不过是想证明自己还有用。而现在，我终于找到了破解她讨好人生的钥匙——不是劝她停止付出，而是让她知道，她的爱我们永远都需要。

纪力文

奶奶的“秋”花生

着凉快，早去早回。”奶奶满头银发略显凌乱，小脚站在水泥地面上，我跑过去，拉着她蓝色对衫的衣角：“婆，我要吃煮花生。”

奶奶埋下头，拉着我的小辫，眉眼都含着笑：“想怎么吃都行。”

来到小园，稀疏的木槿花零星地挂在枝头，与地面上的花生叶相映成趣。我摘下绿叶片贴在木槿花旁，奶奶嗔怪地说道：“干正事。”

奶奶放下背篓拿出小木凳，清理好花生藤蔓后，她安排我坐在木凳上，她负责挖，我负责摘，这样分工做才快。我心里暗想：只要有花生吃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

秋后的太阳依然未褪去暑气，不一会儿，我的额头渗出汗来，奶奶弯着背，提出从土里锄出的花生，沾上泥的花生似迎风的葫芦在奶奶手里荡秋千，奶奶眯缝着双眼：“好收成哇，芳囡，晚上给你做花生粥。”

“我要吃煮花生，放盐的那种。”奶奶不住点头说好。

晌午，奶奶背着裹着土的花生，我抱着铁锹和镐头，前后回到小院里。奶奶把花生倒在大盆里，揉、捏、捶、打，放在压井下几番冲洗，花生白净的身子在地板上闪着光。

接下来几天，奶奶可兴奋了，把剥好的花生米放在磨石上打成浆做成花生粥，把洗净的嫩花生挑选出来煮成盐花生，颗粒饱满的放在簸箕里晾晒。她总是坐在院里自言自语：“炒发生、炸花生，再放几个月，又是一年啰。”

其实我知道，奶奶又在盼在外工作的大儿子了，似乎“秋”花生是一年时间的转折。每年此时，望着那一串串从泥里掏出来的小胖墩，做出各种花生宴，团圆的日子就快了。如今奶奶离开我们已多年，“秋”花生依然在我们生活中，可怎么也品不出那独有的滋味了。刘茜

父亲的夕阳红生活

去就好，隔着好几个村呢。”

一旁擦桌子的母亲忙对我说：“别管你爸了，他们有伴，你爸现在老了老了，又新交了几个好朋友，本村的外村的，甚至外乡的朋友都有。他们春天时到处看戏文，夏天了一起到老年活动室聊天打小牌，交流种菜经验，还要逛街看活动、看风景，也不知道他哪来的消息，附近有什么活动、什么时候办，门儿清。你爸年轻时追溯下海讨生活，现在老了也不落后，开始追时髦。年轻时舍不得买饮料喝，现在连你们年轻人喝的那种黑乎乎的咖啡都尝过了。”“你爸每天的时间排得比上班还满，你一点不用担心他无聊，他的生活丰富得很呐”“你看他每天穿戴整齐，日子过得跟过节一样，就算有时下个地，也要带根狗尾巴草来——真是越老越像个孩子了。”听完母亲的“絮叨”，我捧腹。父亲也跟着笑出声来。父亲一笑，他脸上的皱纹就像一朵花儿绽放开

来，看得我舒心得很呐。

我在父亲的笑容里，看到了他的乐观、自洽、坚韧，看到了他对烟火生活的无比热爱和眷恋，看到了他骨子里那种随遇而安的心境，以及无论什么样的境遇，都影响不了的积极心态。即使去年一场大病，手术后躺在病床几个月，但他还是会在病床上力所能及地活动一下关节，在能下地的时候，自娱自乐模仿一下戏文中的角色，试图逗我们开心。

父亲常说：“我虽然75了，但我还很年轻，生活还可以丰富多彩。”

父亲的生活，我称之为夕阳红生活。夕阳虽然渐渐西沉，但可以红透半边天。

每一个人都都会老去，年龄只是个数字而已。真正的年轻是一个人心态的年轻，和对生活的热爱程度。

公交车来了，父亲小跑着赶车的背影比我记忆年轻时还要轻快。王旭皎

虚荣碎了一地

记得刚进入大学那年，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从繁重的学习中解脱出来，才发现天地如此多姿多彩，我甚至有点“报复性享受”，想要补偿十年寒窗失去的“颜色”。

虚荣心作怪，首先我对自己寒酸的穿着有些自惭形秽，再加上班上有心仪的女生，我不甘心满身土气。我决心改变形象。首先是把脚上的鞋子换成皮鞋。一双皮鞋很贵，超出了我的消费水平。我写信跟家里要钱，很快，母亲就把钱寄来了。我穿上皮鞋，感觉自己一下子精神许多，自信心提振不少。

不过买了鞋子，很快就发现衣服不匹配了。于是，我又写信给母亲，让她寄钱给我。收到母亲寄来的钱，我买了一套像样的衣服。与此同时，我给心仪的女生写了一张表白爱意的纸条。她没有拒绝。一双鞋子、一套衣服已不能满足我了，我继续给母亲写信要钱。就这样，我的欲望越来越不容易满足，向家里要钱也更加频繁，母亲的钱也源源不断寄来。

不知不觉到了暑假，我要回家了。回家之前，我送给心仪的女生一个比较像样的礼物，她收下了。我的恋爱还没有正式开始，就自顾自陶醉在臆想的甜蜜中忘乎所以。

回到我阔别已久的村子已经是中午时分，我远远看到我家的田里有个身影在忙碌，不用说一定是母亲。中午是最热的时候，别人都已经回家了。偌大的田野里，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忙碌。远远望去，她像一条小小的鱼游在波澜壮阔的绿海里，有时会被绿海完全淹没。我走近了，看到母亲正埋头劳作，她太专注了，都没发现我。我喊了一声“妈”。母亲抬起头，眼睛里闪着惊喜的光，继而眉开眼笑：“呀，你今天回来了？信上也不说，我饭还没做呢。”我说：“妈，这大热天的，你怎么还在干活呢？”母亲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不，我种了块菜地，隔三差五就到城里卖菜，还别说，这阵我卖了不少钱呢。你上了大学，花销大了，亏得我侍弄了这块菜地，卖的钱还能供上你花。”

母亲的话让我心中又酸涩又愧疚。原来我用来买“行头”的钱是母亲这样赚来的。眼前的母亲又黑又瘦，脸上淌着汗水，衣服都湿透了。她的手粗糙干裂，一看就是在不停劳作。她的食指用布条缠着，一定是受伤了。我问母亲咋回事，她笑说：“没事，我干活儿不带眼，用镰刀割伤了。”我的眼睛有些发酸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赶紧回家。”

路上母亲才留意到我穿的皮鞋和新衣服，她不仅没怪我乱花钱，反而喜滋滋地说：“到底是大学生了，知道讲究穿着了。还别说，穿上这身行头真好看。”母亲的话让我更加惭愧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只有我知道，其实当时身边的大部分同学都是特别朴素的，而我因为虚荣，开始了超出消费能力的生活。我的一身行头，是母亲用汗水换来的。

那一刻，我的虚荣碎了一地。王国梁

